

诗书

沈鹏读鲁迅小说诗二十四首

短章

《狂人日记》

(一)

语出癫狂底事因，四千年史鬼神人。歪斜字缝中看字，道貌岸然某点“仁”。

(二)

天气晴和蟹好时，吃人人吃两由之。祖宗家簿敢轻踏，铁轮万难逆水移。

(三)

煎煎烹烹享祭牙，噩梦惊骇乱似麻。礼教淫威屏声息，椎心裂肺不留渣。

(四)

沉沉子夜远侵晨，人血馒头血口吞。奋起呼吁救孩子，神州呐喊度尊神。

《孔乙己》

(一)

祖传一袭旧长衫，重压瘦身污迹斑。描红簿上列尊姓，怎奈功名不自来？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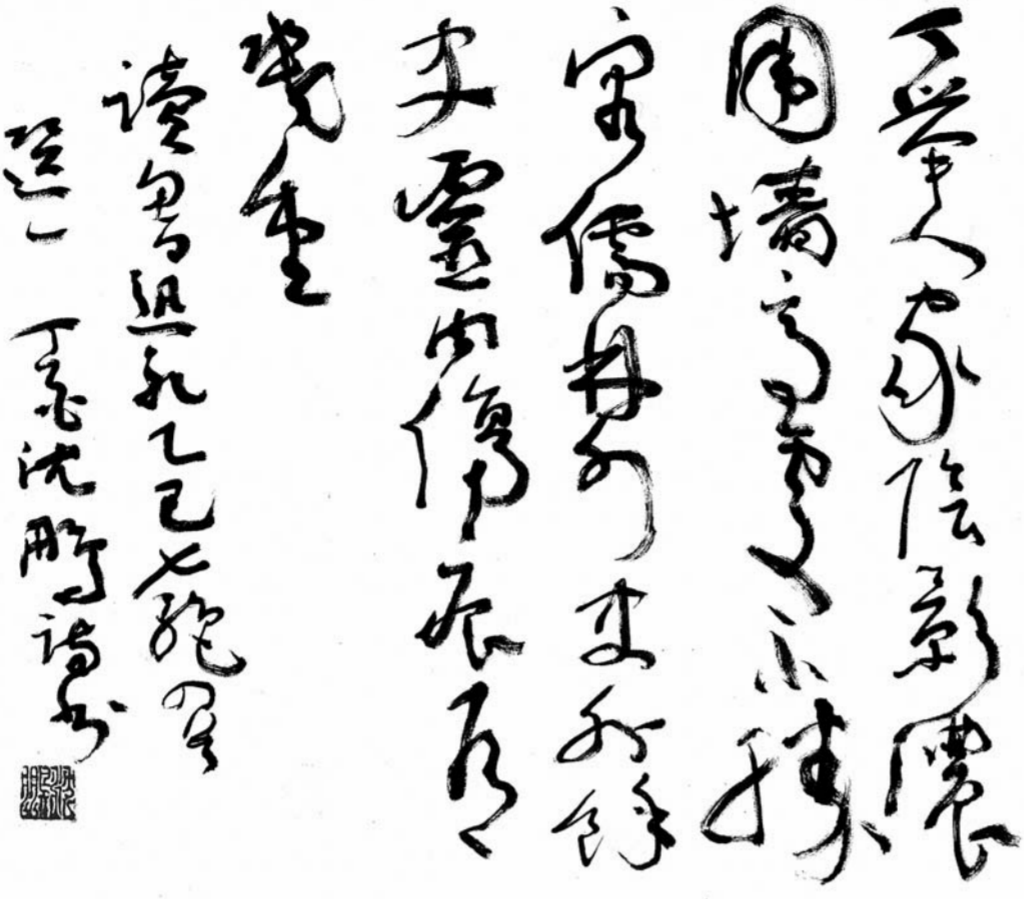
炎凉世态酒微温，笑语少欢泪暗吞。十九文钱成永久，孔门一个被忘人。

(三)

“子曰诗云”也曾识，读书大雅强为饰。茴香豆赏小儿童，且喜斯时壮行色。

(四)

丁举人家阴影浓，围墙高处不胜容。《儒林外史》外除史，灵肉伤痕有几重！



《阿Q正传》

(一)

土谷祠中一短工，毕生命运岂徒穷。精神胜利传家宝，双膝天然关节松。

(二)

比阔哄抬老祖先，赵爷掴耳托名传。果真老子打儿子，仗势前攀五百年。

(三)

杀头抢劫众围观，“革命”原来便这般。胸口银桃顶盘辫，(注) 豪绅照例领先班。(注) 据《阿Q正传》：赵秀才用四块洋银打造一块银桃子，进了“自由党”。

《祝福》

(一)

廿年之后竟如何？违反呼声泛浪波。劣性倘然仍不改，哀哉民族苦难多。

《白光》

(一)

榜上无名月色寒，士途倒塌即去官。惊惶深挖金银窟，先祖祭前一续烟。

(二)

溺水何甘一命终，精神崩溃太匆匆。功名利禄全般了，永世深陷泥淖中。

《药》

(一)

死后魂灵孰个知？只身无寄质幽微。夫儿命薄罪孤寡，礼教弥漫布杀机。

(二)

爆竹迎神祝福天，富家祭祀孝为先。悲怜坛下祥林嫂，灵肉牺牲奉旧年。

《孤独者》

(一)

病入膏肓绝信妖，不求治疗引邪招。轩亭口上女儿血，(注) 直面昏愚含恨抛。

(注) 轩亭口，绍兴秋瑾就义处。

(二)

荒坟累累叠馒头，付与富家寿礼收。恶少闲闭刽子手，螭姑也欲噪春秋。(注)

(注)《庄子》：“螭姑不知春秋”。

《风波》

(一)

代代相传总不如，九斤老太昧兼除。龙庭宝座登高否？复辟闹场一旦输。

(二)

小起风波“五四”前，上推惨孽几千年。昌明科技新时代，邪恶犹防一线牵。

《在酒楼上》

(一)

敢侵神像拔鬚茎，改造中华义填膺。十载偶逢惊巨变，课徒熟诵《女儿经》。

(二)

糊涂随便度岁除，半入衰年一唏嘘。迁葬送花遭寂寞，小窥碧海弃苍梧。

《孤独者》

(一)

喜爱童真偏失真，荣华孤独两沉沦。军衔绕颈风头足，落魄糊涂一续尘。

(二)

飘萍随意弃身家，性向善良混迹沙。若问人生几多值？秤锤无定秤杆斜。

语言的「郊区」

李荣

维特根斯坦《哲学研究》中有如下一段话，不仅说得好，说得形象，而且深有深意：“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一座古老的城市：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广场，新旧房屋，以及不同时期新建的房屋，这座古城被新扩展的郊区以及笔直的街道和整齐的房屋包围着。”

按，语言是一座古城，那个城区的主结构，却是小有大，有新有旧，有盘曲有开阔。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广场，似乎是在说语言不仅可以到达极细碎、极曲折、极勾连处，亦可达至那个豁然开朗、甚至是空旷无迹处。在这个有与无、巨与微、分与合俱备的总框架上面，一时期有一时期的语言房屋，由新而旧，旧在新又来。

不过，这一座古城之外却围以新拓之郊区。维氏在这一段话之前曾说过一句：“那些化学符号和微积分符号纳入了我们的语言，这些新符号可以说是我们语言的郊区。”这或者只是维氏聊举化学符号之类以之为例罢了，整个语言的新郊区或者说新城区，那根本的特点却是“笔直的街道和整齐的房屋”，笔直与整齐的语言，其意指亦必然是笔直与整齐的思想，那背后或者亦是笔直与整齐的人间世道吧。

乡村“孩子王”

原乡

网上“知识营销”

韩浩月

北大教授薛兆丰，最近被人谈论较多。谈论的重点只有一个，他通过在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的课程，半年时间获得17万订户，挣了3000万。

对于薛教授的这笔收入，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没有丝毫“羡慕嫉妒恨”，反而是一致的祝福，觉得教授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才华赚钱，赚得理直气壮，“三千万”，也是知识在当下应该拥有的价值。

有人说“终于有知识分子的收入赶得上小鲜肉了”，但很快就有人反对把教授拿出来与小鲜肉比——在知识面前，小鲜肉算什么？这种声音，让人觉得欣慰，在主流价值观中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残留的观念背影，在此刻显得还挺高大的。

薛教授的成功——如果挣三千万符合人们心目中普遍定义的那种“成功”的话，首先要肯定知识的力量，以及这力量背后所体现的公众对知识的渴求；其次要考虑到他讲述的经济学课程，具有不小的实用性，听课者所学到的知识，有一些是拿过来就能用的；再者，薛教授的口才，驰骋于知识付费平台的大咖(如罗振宇)的力推，也是造就高收入明星教授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有人拿大知识分子陈寅恪，来验证薛兆丰的“独特性”——假若陈寅恪穿越到现在，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课程，也能获得薛兆丰这般程度的追捧吗，估计可能性不大。要知道，陈寅恪的普通话发音就会把许多听众“拒之门外”。口才表达能力也不够好。最重要的是，陈寅恪是人文领域的大家，他在历史研究、文学与语言等方面的特长，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典

知识付费平台的运营者，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，他们运作互联网平台的首要愿望是实现盈利，其次才是引导知识付费的走向和付费用户的流向

籍中旁征博引，估计能受得了陈寅恪“知识碾压”的听众，能有薛教授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就不错了。

薛兆丰的“成名”，有“应运而生”的成分。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二季度，五家知识付费平台的同比增长率均在50%以上，预计全年知识付费的总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。这么大的知识付费规模，像薛兆丰这样能赚几千万的知识分子有几人？在知识付费市场火热的背后，不乏有人一直泼冷水，认为知识付费无法长久，体系教育才是解决知识渴求的根本。更极端一些的说法是，知识付费压根就是一场“骗局”。

从知识付费平台的崛起过程看，付费用户购买的内容，究竟是“知识”还是“信息”抑或仅仅是“贴近网红”“跟风消费”？的确存在商榷空间。在互联网上，网民跟随的对象，其实一直不是薛兆丰们，而是王

思聪、PAPI酱、罗永浩、罗振宇、高晓松等。严格说来，知识付费平台的主流用户，多还是在为自己的好奇心埋单，或者是卷入了“知识营销”的漩涡，把购买知识当成了一种时尚行为，严格意义上的“为知识付费”并不存在。

但知识付费平台也有一个好的发展迹象，就是利用越来越大的平台影响力和用户群，实现向真正的“为知识付费”转型。薛兆丰就是知识付费平台转型期发生的一个典型例子。知识付费平台的运营者，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，他们运作互联网平台的首要愿望是实现盈利，其次才是引导知识付费的走向和付费用户的流向。这意味着，一旦知识付费开始接近实质、用户续费愿望降低的时候，不排除知识付费平台再次调转方向，回到早期依靠营销起家的套路中去。

付费产品的打开率降低，续费愿望不强，新鲜感过后用户流失，被认为是知识付费的“三大坑”。解决这三大问题，还要从源头出发——即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上的收费内容是否真的是优质内容。因为无论平台与渠道怎么变化，优质内容的价值是始终不变的，如同薛兆丰教授的课堂一样，他在北大上课的内容，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内容，有着高度的一致性，知识付费平台只不过为他打开了一个商业化分销的窗口，他授课的内容质量并没有因此下降，这值得其他知识付费平台上的大V和网红们关注与学习。

话说回来，假若当下知识付费平台上最活跃、最受欢迎的，是陈寅恪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鲁迅、朱自清等这样的人物，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如果真有可能成为现实，那还真值得浮一大白。

陈赞发

1981年9月，我怀着“割禾早”“脱谷亮”的初衷，踏进了师范的校门，成为一名“准人民教师”。3年后，未满19岁，对人生尚处于懵懂阶段的我步出师范的校门，踏上了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，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——一个乡村“孩子王”。从那时起，日月经替，斗转星移，仿佛只在转眼间，我已经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了整整32个春秋，对于所从事的工作，也早已从当年报考师范时的初衷，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出自内心的挚爱，变成了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呕心沥血、孜孜以求的奋斗事业！

32年来，我先后在三所学校任教，而其中的前两所，虽然只分别工作了1年和2年，但是她们却都如刻骨铭心的初恋一般，在我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。甚至至于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心中的思念还与日俱增，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人民，更有那里的学校与学生。

两所学校，光听名字就令人喜欢，教人遐思。其中一所叫美光小学，好听的名字中隐含着诗情画意。至今记得，那贴在校园里的对联，开头分别嵌入了“美”、“光”两字，也还记得，上下联的前4个字分别是“美的心灵”与“光之环境”。另一所学校叫平安小学，“平安两字值千金”，“平安是福”——“平安”2字，昭示着如意、吉祥，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字眼，最为美好的祝福，最为幸运际遇。在美光小学和平安小学工作的时间里，我不敢说自己教给了学生有多少的文化知识，但是，我却可以说从那里获取了宝贵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人生知识。在那个年代，她们那里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，都还很贫穷落后，但是山是绿的，水是清的，野果是香甜的，空气是新鲜的，民风是淳

曾经，我也完全有机会离开乡村小学到中学甚至进城工作，但是我主动放弃了。对此无他，我就是出自内心喜欢在乡村小学当一个“孩子王”

朴的，孩子们更是活泼可爱的。那些我教过的所有的山里娃们，知识虽相当贫乏，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，甚至是一无所知，但是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那么的丰富，求知欲望是那么的强烈，学习热情是那么的高涨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，都对我这个从外面的“大地方”远道到他们那里教书的人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与尊重，家访时喝到家长泡上的最好的手工茶，办公桌上经常出现的不只是哪个学生偷偷放的野果和蔬菜，就是他们尊重知识，热爱我这个“外乡人”的最真实写照！

3年过后，我调到了现在的学校——我的家乡学校，她是我小学到初中的母校。在母校，我以一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读完了5年小学和2年附中才离开到镇中学读初中的最后一年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人生中最快乐无忧的童年时光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在离开母校7年后又回来当一名教师，对我来说

是深感幸运并求之不得的——母校曾经培养、教育了我，让我如愿以偿成了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。如今我能回来拾起教过自己的老师们执过的教鞭，走上他们站过的讲台，跟他们当年教我一样来教我的学弟、学妹们，心中自有一种感恩母校、回报家乡的成就感，倍感欣慰与自豪。同时，害怕因工作不得力而愧对家乡父老，加上还有几位曾经教过自己的恩师还留在母校成了自己的同事，无形中感到自己时刻处在“师傅”的监督与考验中，因而对教学工作自然是多了几分敬畏与虔诚，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散漫！

30年后的今天，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们，基本上都已经过去我所教学生的子女了。面对他们时，我有时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我教他们父辈读书的情景，甚至会想起更早以前我自己在这里读书的经历。我想，我和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辈，母校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，除了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的学习环境条件外，我们对知识的渴求，对未来的向往之情，可都是一样的。有时，我会动情地跟孩子们说起自己过去教他们的父辈读书的事情，而孩子们每当有从他们的父辈嘴里听到此类的趣事时，也会饶有兴致地转述给我听。而所有的这些，好像是一条心灵的绳，把我们几个时代的母校学子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，让我真切地感到，我们不但是师生，更是在此发奋学习、寻求上进的情深意笃的师兄、师兄妹！

曾经，我也完全有机会离开乡村小学到中学甚至进城工作，但是我主动放弃了。对此无他，我就是出自内心喜欢在乡村小学当一个“孩子王”，喜欢看孩子们天真无邪、灿若晨曦的笑容，喜欢听孩子们毫无杂色、银铃般的悦耳笑声！